



谷口山房文集總目

卷之四

啓

景陵迓新宰錢子膺小啓 回錢子膺同寅
遣壽啓 寄賀涇陽令聞公啟 荅綏遠將

軍總督湖廣蔡稟啟 請醴泉令代署涇陽

高侯點主啓 通晉督學楊筠湄聘啟 通

晉督學楊筠湄聘小啟 成都通邑侯介休

常公啟 武昌院中與楊退菴中丞納徵請

期啓 武昌院中與楊退菴中丞納徵請期

小啟



谷口山房文集卷之

涇陽李念慈劬菴甫著

啟

景陵迓新宰錢子膺小啟

錢諱永以候選知縣供奉內庭先是選

授辰溪奉特

旨扣留今補選景陵蒙

賜

金帛遣赴任念慈時已辭景陵任在邑候代

恭惟江左英流漢南循望茂齡雲富蚤翔步平彤闈

深殿星趨夙蜚聲于京國近天顏而知喜橐攜少

府之金出禁掖以宣慈衣被上方之錦往者五溪

新造銓曹已借長才俄傳特詔宵頒秘閣深畱近

侍維 聖皇卒念民依之重。俾仙令暫離供奉之班。秋月過賜廬輟對梧陰一院。春風來魏闕競聯竹馬。干頭念慈學術迂踈。年華遲暮才慚製錦。謬糠粃以前驅。望切依雲。盼軒車之蚤蒞。久附驥于公升。太史之年譜。夙投分以洽歡。錢宗兄中諧與予同榜進士近以博學宏詞選入翰林更叨庇于子文。令尹之舊邦。景陵爲令尹子文舊治敢懷聞而匿告。敬遜下走。肅迓高旌。惟冀紫燕晨馳。信陽春之有脚。幸慰黃童夙待。沔盛德于無方。祇奉魚牋。難鳴鵠族。

回錢子膺同寅遣壽啟

辛酉歲正月三日

逢乞漿得酒之昌年。協更令生人之孟月。履端肇始。懸象宣和。正某稱集社迓麻。敷仁新化之日。某分宜肅將旦賀。祇介春祺。奈以犬馬懸弧。恰際栢椒薦竿。賤辰即初一日白雲在望。違子舍十載而疆。青律每臨。感客腸百迴之結。又兼舍弟久離可念。因之家兄遣騎相迎。時舍弟自蘓州來在京山明府蠖菴宗兄署中蠖菴于歲前遣騎約往同度歲除故櫪馬盍簪。效拾遺之就杜位。致帖雞列炬。暫東野之違韓公。然頗懷遊冶相期。欲朔越三而便返。奈難免弟兄

爭挽。今日破五而方歸。顧煩遣使遠來。重以隆儀。下

及兩章映月。來詩二章情文摯矣。頌勉則非所能當。三足

涵星。謂鼎爵光彩爛然。辭受兩有所未敢。懼違長者。拜

對長鬚。至更輟。乘以命旋。寵荷連枝之並召。時錢以馬來並

迎愚兄弟意勤情重。弟感兄銜。謹繫紫驪。先還銀鹿。公堂

造賀。準在鏤金為勝之前。家仲依光期。以買棹還吳

之日。至別箋所屬。問兼金乃無。錢別箋以二金囑代求蠖菴為覓生鹿而

金以遺讎未付使者或臨發之誤耶。已代給使覓矣。但尚須徐

責之。獵者似未可遄得之。帝中謹先申復謝之函。統

容埃面談而罄。其為馳依。可勝感戢。

寄賀涇陽令聞公啟諱先是聞在粵東撫

時辱聲氣之知後王公歿入院陪吊始得相晤云

恭惟經濟通材文章雋品。未縣寧拘百里。聊因製錦以起家。廣昌行陟三公。姑試鳴琴而治邑。往棲遲于牟粵。曾耳傾帷幄之謨謀。徒格阻于烏臺。日想望丰神之駿發。迨有西州之感。入陪東閣之賓。稍近龍光。終疎塵屑。知如雲之厦庇。實荷中來。望脫穎之神鋒。必登上列。比因今柱史君之內陟。前明府錢以行取考選御史公即來繼競傳新令尹公之寵臨。龍鼎合函牛。已信割雞游。

亦蟻封權試馬。無煩馴雉觀風。維此偏城。亦爲劇壤。
富饒之稱自昔。今實去而名尚存。敝賦之索無方。凡
上求而下必應。物非土產。他方之聚有窮。賦本田輸。
額外之徵何限。民力竭矣。公其念之。况頃者師旅饑
饉之餘。正倚賴慈惠賢明之長。下車而三惠行。將四
十四里立陟之春臺。臥閣爲百城表。得甘有餘。年未
聞之異政。門堪羅雀。雀應觀犴狴空。邑遍栽花。知是
胥徒無擾。南來里賈。口載道以成碑。西望鄉關心嚮。
風而引領。念慈掛冠爲養。猶畱滯于周南。侯代頴年。

祇道遙乎漢上。望神君之至止。未能修負弩之恭。聽

慙政于風聲。久稽致馳牋之慶。荷故舊不遺之清問。

兼乘金下答之撥情。得家書家君有所餽于公公以却則無色受之又憐其貧答以

四金云爲榮被衰親。恩霑童孺。九天咳玉。蕭條門戶。

光輝。千里抵金。磊落心胸。感戢他時。返室會因公聆。

言偃之絃。有田躋堂。敢陳水效。任棠之頌。看宋象山。

賢能第一。旋飛鳧舄。以登朝祝。明莊簡勲業無雙。

聊假鴻郵。而貢悃。別致芟芟之賀。少伸款款之誠。莫

既寅將。伏惟丙鑒。

答綏遠將軍總督湖廣蔡稟啟

節度世勲。昭代欽汝南之望。詩書元帥。重綸增闡。
外之權彩。燾高牙。捷檄旣騰乎。闕下。銀章小篆。殊
榮。遂去錫于師中。邇邈咸歡。旄倪胥怵。恭惟堪輿間。
氣社禩名臣。度恭懿而溫和。信四時之咸備。氣弘濶
而肅括。媿十亂以無倫。久矣受鉞臨軒。風清南紀。欣
瞻膺封。卽幕猷壯西門。蓋往者逆命起于滇池。致一
時軍書達于楓陛。首檄諸方兵將。扼要荆南。全憑一
片血誠。保完湖北。旣而濟師漸集。方看守禦無疎。子

谷口山房文集
尼本今之正人。叔開信世之握璧。江上六年勞瘁。惟志報乎。朝廷湖中兩暑。風濤恒身先夫士卒。羽扇綸巾之氣象。臨敵何曾衷甲。輕裘緩帶之風流。拓疆總在運籌。忠既孤而罔挫。功甚大而不言。惟猾寇戴月而宵奔。乃諸州望風而內附。皆公之勲。伊誰白者。然事久則論無不定。亦誠積則終必上聞。九重既知一鶚之孤鶩。尚久稽于掣肘。元老斯膺諸軍之盡護。用大置其推心。假以事權。恢其調度。文武聽頤。指之使。節制行比肩之人。漢七國雖諸將從征。關外咸由

周尉。隋總管皆親王。是統荊州。獨委韋公。從此收拾羣材。因而恢張衆志。直運謀于掌上。行殲寇于目中。胙土酬庸。象畫凌煙閣上。還符報命。拜升安福樓頭。實爲民生世運之大關。不獨故吏門生之私喜。某拙由地稟。稍不時宜。自通籍逾二十年。落落功名之夢。計服管止五六載。回回簿領之塵。前者奉檄從軍。旣蒙題除繁縣。繼而應徵待詔。仍由薦達彤墀。愧少凌雲之賦。空孤推轂之恩。還因身病乞休。亦爲家貧營養。忽蒙檄下。辟置幕中。學猶然吳下阿蒙。敢依綠水。

士况有江南子布久在青油。悚懼何堪。慚惶彌甚。却喜承顏接塵。得親桃李之門。惟愁毀瓦畫墁。有玷芙蓉之席。雖策駑而趨命。顧躡履以驚心。已蒙採及。菲銜報矢。同蛇雀。尤望恕其固陋。求芻當異馬牛。幸下駟而維之。敬束躬以進者。臨稟可勝戰慄。趨趨之至。

請醴泉令代署涇陽高侯點王啟

召樹移陰。厚庇花城。連百里。必棗留韻。和宣雉隴。接千疇。喜切編氓。緣深累世。恭惟鍾鏞大器。琬琰瑩姿。鵬萬里以孤鶩。雲翼行穿月窟。鳳九苞而下覽。棘叢聊代桐花。功勳掩賀而不矜。才思鄙岑而加盛。清河王之器量。厥有家傳。給事中之文章。蔚爲國瑞。名騰畿左。袖攜孤竹清風。績懋關中。手攬九嶷秀色。竚見法冠上眷。角卽升臺院之班。坐看竹埤高掖。垣遄赴夕郎之召。乃彈丸下邑。密邇隣封。遂製錦長才。旁邀

餘蔭剪花澤。普下車而白雪飛。翔吹律陽回。按管而
青春游至。躋三冬於趙日。覆四野以蘓天。甫來蒞而
頌成。初經旬而化洽。不孝念慈。材慙樗櫟。受田谷口
而二鬴常空。跡浪東西。還牧江干。而五年未返。痛遺
書之廢讀。腸絕聞詩。滯扶杖以初歸。眼枯哦禮。瞻停
柩而音笑難聞。涕殘血繼。仍東野之幽宮。是殯壟遠
祠成。當衰絰之方嚴。值輿徒之來止。猥緣素鞵。阻覲
袞衣。今筮廿七之良辰。敬厝先靈於故兆。期借光乎
共父。懼重勤乎行駟。謹介戚友以先容。幸蒙神君之
俞允。乃清道路。奉迓軒車。仰祈椽毫題成木主。衛恒
之四體儼然在焉。世南之一點亦可辨也。伏惟葆旌
蚤賁。荒坐草木知榮。將見藻翰生花。奕代雲仍永拜。
肅候寵臨。曷勝哀感。

通晉督學楊筠潛聘啟

禮徵類萃。采婚居六禮之先。春育萌芽。通問值三春之盛。臨部而傳羔雁。山川之經絡彌宏。叱車以下鳳凰。艸木之榮華斯賁。玉曰遂詢靈媪。銀楂將詣女星。企體順於右旋。知情殷於西顧。人倫粲矣。物象昭然。恭惟雒瀆鍾光。雲亭纈美。鶴驂凌曠舉。臚句三殿之香。鵬翮狎搏扶。焜燿五都之市。爰膺民社。卽見循良。堂上彈琴。蚤絃聞於畿縣。雲中飛鳥。旋羅致于朝端。驄馬辟行人。領烏臺之妙選。彤墀迴摺笏。登栢府之

谷口山房文集
昌言字挾風霜忠孚金石。疏入則疆藩膽落。直比埋
輪。章成而百執心寒。賢看橫挺。世欽前矚。天眷純誠。
標表互崇。羽儀久肅。於是揚旌襄篴。授簡冀都。區九
畹於江臯。攬孤霞於霍頂。香盈襟袞。皓徹簾帷。追琢
裁加。品題已著。近者膏輿當潞。載憶及平。諸經剖通。
達之源。四教垂精。微之旨。瞻霽輝之在邇。憶喬木之
曾攀。啟吉以獲令攸。包荒而容淹鄙。鮑君雖貴。寧辭
椎作之家。徐淑實才。謬附倡疇之匹。敢披陳於末駟。
將託好於初盟。某簪筆難長。佩琚易拙。殘疆出宰。屢

戴高雲。小子過庭。慙非禁巒。生同鄉里。名家獨擅。關
西契協。朱陳族望。虛傳隴右。許隣封之。舊屬締世。閨
之新婚。樾庇從深。蘭芬慨諾。蓋乘時玉立。偏生種玉
之門。而翼日金屏。愧乏鎔金之屋。維閨秀當繡葆。瑤
環之歲。爲阿翁所目。硯不假牽絲。卽館甥在索梨。覓
棗之年。亦遽使所習。窺無煩射雀。况古禮女二十而
嫁。男三十而婚。何嫌差長五齡。且娶妻上以祀其先。
下以延其後。豈憚親迎三日。忘蓬蒿之陋。竭葵藿之
忱。遙布下風。冀蒙汪鑒。伏願冠十五國於行省。陳詩

首唐魏之篇長圖卜億萬年於巨宗受室開晉秦之
曆臨啟曷勝三沐三薰踴躍懽忭之至

通晉督學楊筠潛聘小啟

恭惟望冠弘農族高上郡策對而年方英妙政成而
名更著聞簡登執法之班疏盡匡時之略直聲動衆
陋人臣之持祿養交遠見經邦燭國事如徙薪曲突
抱孤忠而外歷標大雅于西川意眷林泉家隆孝養
才不盡用應知先帝之心時更需人却踐牟公之跡
化雨增絳都之色羣峰嚮嶽而學山靈圖闡汾野之
輝衆派挾河以歸海覘所至之一牀萬卷兆將來之
四世三公才名應闢世家閱閱遂澄邦族矧覆幬夙

夙依于隣部。而姻盟有採乎側微。某氣叶觀蘭心營
 戴斗十年返舍。門前之雀可羅。千里聯婚。屋上之烏
 亦好。綠楊影裏。識桐葉之綻。唐風春谷。雲邊瞻日。華
 之融。晉水永符。永泮期麗。桃天太霍之位。原高藐姑
 之神。自秀詩歌。射燕人同月。圃之綠。禮重結縵。天示
 郊禱之信。愛其父以推其子。喜純麻之裊。兔絲因所
 親而得所宗。思濟美之絲瓜。賦珠璣垂而三星斯燦。
 琴瑟御而六律並調。人文之譜有徵。士女之圖如繡。
 棗修榛栗。企以明虔。玉帛纖纁。殊慙備物。冀賜采葑
 之鑒。長叨行葦之恩。臨啟可勝瞻依。翹企之至。

卷之四

成都通邑侯介休常公啟

由崑山丞轉

道重親民。煥明倫於北闕。政先顓俊。升朱鳳於南天。
 星福井以移參。山映峩而似玉。幸濛維梓。望切瞻喬。
 恭惟睿識淵涵。風猷肅括。鍾恒嶽之間氣。才本篤生。
 挹大河之榮光。德成厚積。林宗士流雅望。夙欽崇乎
 閭里。潞公天下異人。將輝映乎後先。聊從吳會。哦松
 應遷龍之七十日。旋擢關西種秫。兆名世于五百年。
 蓋不徒一邑之休。實為百城之表者也。往歸故里。欣
 聽新除。喜閱歷劇繁。惠政祥刑。自可熟諳而理。况晉

秦界接民風。土俗無煩諮訪而知。四郊來暮之歌。情俱殷矣。一旦其蘓之望。心已躍如何期。嚴幕之趣。裝弗遂陶村之需。駕孤踪日遠。孺慕增深。屬者行旅。頡傳競頌神君已蒞。倚劍閣而睇仲山。黃雲偏覆。知汾陰寶鼎迎來。循隴關而瞻涇野。紫氣高騰。想綿上真人宛在。更聞霖隨車至。綠雨一犁。家給桑麻。樂利亦且租應時捐。青燈千杼。戶騰襦袴。風謠惟敝邑。夙有富饒之名。至今日適爲長吏之累。下里之穀。絲有限上徵之敝賦。何窮竭力賈歡。亦恐難乎其繼。有求必

應。寧堪無藝之來。况通由廢而支。費復滋。且流寓繁而奸徒潛伏。欲斟酌爲久長之計。必審量于絀競之間。竊鼠宵橫。則柵守之戒。豈可忽諸。來龍歲損。卽形家之言。亦宜察也。某愚拙性成。疎庸世棄。知仕宦無緣於我。遂決計而拂衣。獨詩書有悅於心。常惜陰以篝火行。未能爲國而亦非爲家。珥筆詎得已哉。政不能自達而焉足達人。捉刀亦彊顏耳。萬里偶馳乎蜀道。生事茫然。一廛幸庇於滕仁。私心足矣。行亦返黔婁之室。會當聞言偃之絃。伏願溫斷以燭奸。玅運用

於剛柔之外。恭嚴以攝勇。肅狐鼠於恣飭之中。蚤騫
一鶚于層霄。薦陟三公之上。座蒼生其慰。賤子何知。
某仰懷怙冒之私益。切枌榆之想。緘錦官里之尺素。
謹伺鴻歸。貢青泥坊之寸芹。聊申燕賀。伏惟巖照式
鑒雲依。

武昌院中與楊退菴中丞納徵請期啟

伏以禮重納徵。副筭豫六珈之慶。婚先卜吉。協從定
五世之昌。春陽載被。李桃佳日。穠華交麗。景鵲石駢
填江漢。繡林刈戟。照晴川。敬因就幕之深堂。祇薦承
筐之菲實。恭惟特出偉人間。生名世胸。涵千禩。滙謨
備足。疏通目下。十行成誦。無勞彊記。科名迅掇。正終
童棄繻之年。民社誕膺。得莊叟服官之地。風流跌宕。
簿書曾未俗人。慈惠循良。德禮偏能成物。歷七年而
勝殘去殺。隣省渠魁就撫。人知備絳武。隋文。卽百里

名曰山房文集
以樹木築防沿河弱植成林。政豈讓洛花淇竹。蚤登
上考。榮陟裏行。彈疆藩。擅用朝臣。白簡寒奸。雄之膽。
飭百吏。力行職事。丹心絕却。顧之私朝。宁望而生風。
臺班爲之增氣。雖一時外轉。看雲蜀道。忠實簡先。
帝之心。况十載家居。愛日秦山。孝却繞巖。親之膝。迨
乎徙薪。言中乃思。抗疏臣良。保薦交章。這徵遲就。軍
中畫策。重名當十萬之師。峴首分猷。異政出尋常之
外。河汾化雨。澤鑄子夏之門人。鎬洛乘風。雲嗣茂先
之偉績。暫輟中敷。而外歷三吳。文武肅恩威。旋因算

勝而牙遷南楚。兵民資彈壓。雖鄖襄一路。歌思在民
心。湖北喜重來。平樊伯。然殿閣三台。鹽梅求舊德。漢
南豈久滯。平召公。惟善積慶餘。既誕育國楨之袞袞。
亦門高教豫。兼篤生賢媛之佗佗。念慈舛鄙庸流。罷
閒小吏。往蒙不遺貧賤。許締姻盟。茲更叨挾刀錐。追
隨幕府。惟令媛夙嫻母訓。已可宜家。愧豚兒未熟父
書。妹慙授室。但婚姻時不可過。風人嘗致戒。干傾筐
而男女會。必有先。禮制亦先將。以纁織。謹修尺牘。恭
詣高門。聊陳薦幣之儀。並告結褵之吉。投匪瑤而好

永茂束帛以禮云。况辱鮑叔濬知。竟許陳平假貸。由尊府而移外府。未離一府之中。即婚家以爲姻家。不作兩家之視。維陽月已加巳。位孟建從年。越八日甲。乘戌辰。初弦應月。束薪于野。見心宿之在東方。刈楚當昏。宜乾父之臨酉次。雖憑自占人之推擇。仍仰祈冰鑒之酌裁。倘荷俯從。俾成攀附。金屏作屋。翻登種玉門闌。銀瀾平河。却迓牽牛。橈楫蓋娶妻延百世。冀叶鳳飛之祥。而勸郎勤六經。切望雞鳴之戒。適值蹇修之旋里。無嫌覲面。以呈緘伏。冀連茹拱俟來命。

武昌院中與楊退菴中丞納徵請期小啟

恭惟文武憲邦。經綸輔世。內直方而大若。沈濇太虛之宥物。而繩尺常存。外忠信以寬如。春風和氣之被。人而平歆。悉化况天成。孝友自祖父。以逮子孫。歷觀五世。即性率忠貞。由令宰而膺旄節。游陟三公。固知厚德之家。必生賢淑。已幸高攀之。僭得附絲蘿。雖二姓久締于前。而六儀尚闕其後。今賢女蘭心蕙質。漸全敷畹芳馨。覩豚兒櫟幹樗材。日長成童。梗槩若翁。若子久依節制之尊。在楚在吳。並侍檐帷之次。宜及

時俾宜家室斯承歡不礙門闌玉鏡臺呈望光輝以
比德儷皮幣代匪世俗之論財聊將備禮數之成兼
祇告吉期之卜秦人子壯權假贅于臺門鄂渚風薰
且依棲乎阿閣奪胭脂山以為甥館案列蛾眉倚芝
蘭室而作書堂琴調蛇跗欲馴占其熊夢先跂望于
鸞鏘蓋衰翁燼霄有志惟因遲婚嫁之畱人苟小子
豚犬得依便可向雲峰而策杖矣伏惟丙鑒可仞寅
瞻

谷口山房文集總目

卷之五

題詞

計甫草甲辰草題詞

萬山樓詩集題詞

哀辭

故懷遠將軍施州營遊擊談君哀辭

記

太華遊詩自記

濟南郡伯金式菴署中古
畱堂記 朱氏雙修堂記 荆南客寓且止

軒記

刻慎微錄小記

增輯本宗涇陽城

東包方里李氏家譜自記

王都閩收嫁難

女記

題詞

計甫草甲辰草題詞

計子甫草之嗜予詩蓋自予兩人未相見時始已乃
 邂逅都下及今七年再相見于濟寧見卽手甲辰詩
 一帙相示嗚呼計子以詩古文詞名海內論文不少
 作者獨拳拳詢于予其志亦何勤也念慈受誦之歎
 曰是其淡心學古而不屑爲近人之所爲意誠未可
 量而何憤懣之深也夫詩本性情非可詭焉爲之人
 不能無所求于世而遭遇殊則悲愁喜悅各積于中

而不能已於言故有懽樂怨怒之音皆性情也情不可任斯務節之俾樂不至淫怨不及怒則性得其正矣然未可易言也學深道積見乎遠大而小觸不以動其心內既有以節其性情以之爲文斯明經術辨是非爲詩斯興善惡陶志意所謂淫與怒曷自乎故詩三百篇亦多幽愁憂思悲憤激切之作而其教要于溫柔敦厚蓋其所爲者非一時一己之故雖極言之而不爲過則詩之道在是也以計子抱負畸瑰文詞高邁撰述可以華國施行可以底績乃困頓廢錮

將至于窮老今制科專用論策出其素所討論而優爲者條上之必右衆人徒數竒不得入闈豈非天若抗之困之拂亂之俾淪落不偶進不得有爲于世退至無以養其母忠孝迫中靡適或忘則其閱歷興會俯仰身世又烏得不憤是帙也方被沮而出國門之所爲也竊觀其憤懣過甚而功力亦于此爲深蓋其沮抑之思發爲聲音有不自知其沉鬱頓挫者少陵遭亂以後可見矣計子詩進于是而猶下問於予真古人好問盛節故敢以規遠大而不以小觸動心之

說進予時以遭誣讒巖羈棲東魯間有吟咏不無激憤
方將就計子求正其和平怨怒當在何等而且爲計
子言之抑可謂不自知也已

萬山樓詩集題詞

古今事物初氣滯中氣暢末氣秀蓄也故滯達也故
暢薄也故秀詩文何獨不然然時會移人每不自覺
求其生衰薄之後而獨返乎滯厚之初難已屈原之
騷揚雄之文讀者多不能曉暢其意卽作者亦不能
盡達其所蓄故厚也唐惟李翰林白詩近之世有謫
仙人之目同年許竹隱爲人風流拔俗不修小節其
飛揚磊落有類乎白詩亦如之徐山琢御史謂能兼
學太白似矣卽萬山樓一編離奇幻怪盤鬱變錯乍

谷口山房文集
讀之殊難端倪諷數過乃知其厚力有過人者若山
水之有噴沔澎湃皆元氣所之停蓄激阻而爲之也
蓋竹隱天資旣絕人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天不令
在清華侍從間簪筆從容盡舒其奇磊蓄積之氣而
使之困窮遠宦志業不遂其氣抑而日積所蓄日厚
故發於筆墨間響滯力沈直欲上遡楚騷亦何意擬
太白而自與太白有合余與竹隱遭遇軼軻略相似
而性特遲鈍讀書不能博達間有所作雖不學爲秀
麗冲邈之音而極其力亦但幾于暢發而止閱是集

益知勉矣

益味煥矣

故懷遠將軍施州營遊擊談君哀辭

故懷遠將軍施州營遊擊談國經秦西寧衛人衛故
邊地俗尚勁悍重軍職其人之材者類皆以武功自
拔炫耀鄉里遊擊父某爲明某朝某地總兵官遊擊
故將門子亦以武途進然其爲人被服儒雅麤知文
義曉天文六壬奇門之術薄通棊奕順治戊子辛丑
間北海馮公士標以大參備兵莊浪遊擊爲其標下
中軍官公甚器重之每升廳事則以屬弁見趨踰跪
拜如禮退卽引入與同坐起序主賓儀酌酒圍碁笑

言終日率以爲常余時在馮幕中始得與遊擊相識
觀其恂恂和雅語言簡悉謂在上官前故應爾遊擊
間亦延余出外遊觀飲射視其言貌一如在署中卽
其下或有犯者雖呵責各稱其罪而聲不聞戶外事
已色甚怡然余益心敬之因與定交余旣別馮公歸
馮亦旋遷四川建昌少停醴泉遊擊送至醴再得與
之往還又數年遊擊任四川達州守備以事至西安
余屢就遊宴稍久遊擊歸余亦偕計北上自此雖書
問不絕不得相見者遂至二十年餘會遊擊爲河南

襄城營都司余自景陵薦舉入京相值大道間就村
店小飲匆匆數語便各分去旣余罷還如楚候代乃
枉道過襄城停其官署逾旬遊擊時中風初愈然故
舊相見歡飲劇談出其庶生二幼女拜余若遂忘其
病患者旣余滯楚久遊擊遷施州施地深介蠻彝在
萬山之中余謂其地惡慮怫鬱滋疾寓書相慰遊擊
復書乃謂余言其地實佳且約余必往卒弗能去又
數年余在蜀撫韓公幕中內弟常亦嘗以故人子被
遊擊德以片札入言遇遊擊舊幕友尹生道遊擊已

卒于官，柩弗能返。且與內弟相對痛哭，豈非其平日厚施及人有以感其心乎？余哭之盡痛，迨後家書來，乃知其弟已移柩經過敝邑。二女之母亦已亾，逝資斧罄盡，殆不能前。余家雖少資之，然不盡余意。蓋余與遊擊離隔多年，踪跡踈濶，家人亦無由知其交之厚薄。使余在家，雖鬻產足之，猶當勉力。況不及此乎？憶遊擊官蜀日，制府苗公將之任，余以屬員見知于公，首薦遊擊才德可任。制府至蜀，卽引爲心腹。雖公不棄下吏之言，亦遊擊之材之誠實能獲上使然也。

又前在荆南軍中時，順承郡王所募河南壯士有曾在襄城麾下者，爲余言遊擊臨陳披堅赴敵，氣奪千人，料敵制勝謀筭尤長。此又余嚮所未知者。計余先後與遊擊交歷三十餘年，跡其生平從無違心之言，亦未嘗見其疾言厲色。雖讀書未深，殆幾于知道者，傷哉！以如此材器而官不顯于常人，奄逝外鄉，妻子不在其側，弱弟孤女，煢煢扶柩中途，貧困幾不克達。何善人之坎壈乃如是耶？幾欲爲之傳，苦其子若弟無能文，克述其行者，懼反遺大節。又念遊擊長，余才

六年耳有德如彼溘焉先逝况余行能不及遊擊羈
旅他鄉寄人籬下格格不相入憂勞日積鬱懣駢填
加以風土不習病疴屢作恐一旦化爲塵土誰復知
余兩人交情者因伏枕而爲之辭聊以抒哀若夫顧
瞻海內求如遊擊之不以升沉易念久而彌篤在遠
而弗忘者更希其人則余之哀其亦終不可抒也已
辭曰以戰則克兮謀筭如神被服儒者兮孰知其勇
且仁誠能獲上兮信則孚友升沈無易兮歷遠且久
官未顯而且貧兮知者莫不哀決其後必昌兮天道
豈容終乖與余獨交好兮匪汎愛之漫施聊述德以
代哭兮烏能盡余之哀思

谷口山房文集卷之五

涇陽李念慈劬菴甫著

記

太華遊詩自記

太華去涇陽不三百里予十歲時家大人攜之中州
過其下肩輿中從膝上指謂曰此西嶽也亭亭然而
立巒三出者三峰矣予卽愛而志之繫夢寐者二十
餘年丁亥冬曾從一顯者入抵青柯坪峽下石磴冰
凝滑不留屐垂縉上霜晶晶然握之凍欲粘皮肉去

咸望險卻步迄今恨焉庚子將北上就職矢必登嶽而後出關蓋以登臨濟勝當及壯年一有官守不自必其歸之蚤晚萬一至于遲暮與長力弱不復能乘凌霞舉則畢生之恨矣上元後裝成俟春暖三月一日乃行越兩日達嶽下止嶽廟及夕措置僕馬畢卽蠟屣裹糧明日偕同來沈子价人及同年王董二子往宿山中者一日山上者一日暨出山凡三日先後得古今體詩共若干首所歷諸勝旣見于詩不復具列嗟乎涇陽去華山近耳余又好遊乃至今始一償

宿願遊之難也如此唯其難故紀遊之詩不能無存且年齒漸長方爲塵網所撻其得重遊與否皆不可知則今日之遊余之幸亦余之慨也特以詩乎哉

濟南郡伯金式菴署中古畱堂記

郡伯金公以康熙九年由楚寶慶丞遷守濟南旣蒞郡除煩苛興禮讓簡檄牒汰胥役息事寧人民以不擾念慈初以屬令伏謁見公容貌和易篤厚聆其言質直而簡重進止折旋必恭必坦卽心儀之曰此殆古長者人也旣罷官畱歷下益數得接見於公一日招飲郡署西軒見扁題古畱二字躊躇不能解公笑曰此我家堂上題榜也余系出新安休邑所居村外有溪土人呼曰古流先世因更流爲畱蓋欲居茲土

者敦行厚俗共存古道于不墜也厥後有中丞公僑
潛江及予先人轉徙淮上今雖遂家山陽每念先世
所居與其命名用意之所存恒愀然在懷故旣以村
之名名吾堂凡宦跡所在必署于退食之居以無忘
我先人且自勉焉念慈聞之乃喟然歎曰至哉我公
之好古而敬祖也夫人莫不有所自生童穉挾冊入
小學足不越里閭行不出閭巷所與揖讓進退飲食
話言者非其宗族卽其鄉里之人篤乎情在一鄉也
長而苟仕于朝遊于通都大邑紛華奢麗蕩其心富

貴淫佚驕其志擇土而居當四交之衢結納海內賢
俊雕墻峻宇以鳴得意罕有不忘其舊德者欲其述
先烈崇古道難矣若我公文雅風流席光祿中丞之
世澤入遊鳳池出佐名郡旋朱兩轡畫熊于軾歷江
淮而來守渤海想其過淮時萃蓋鳴騶烜赫三城而
公又雅好賓客座 upper 常滿其在淮之堂宏麗高新抑
又可知以是侈飛白誇畫錦其誰曰不然今觀其所
題乃諄諄在先世所自出豈非志在復古也與人各
有志特患言之而弗能行望諸人而不能盡諸已公

周旋動容以及其居官爲政無事不與古人相近故以之事君則忠事親則孝處兄弟則友與朋友則信獲上則誠逮下則慈在鄉則鄉化在國則國治今天子方勵精圖治欲得厚重老成之臣以襄太平任大事公行且入爲大僚敦化正俗將使上安而下順古敦睦淳熙之治再見于今豈但慕曩風而區區思畱之一堂哉然卽此堂也亦可以風仕宦而忘其先世與故鄉者矣

朱氏雙修堂記

天下之物執其有者不能有惟不有其有者能有之日月之所照耀風雲變幻草木榮華天地之所有也而昏旦晴晦寒暑代遷之當其代天地不能爲之畱然往者以來逝者以復卒莫能有歸于天地天地不居夫惟其不居是以不窮楚黃朱菊廬靜者也嘗爲堂于黃州西鄉洪山之東基不踰半畝屋僅數楹而地又荒陋僻阻爲樵子牧豎之所遊鹿豕之所往還古柏數十屈曲偃蹇薜荔女蘿縈阻翁翳居民罕到

先生讀書其中每深夜素月當櫺虎或嘯籬外與書聲相應答兩無驚也時出散步則遙望東湖瀾漫天水蕩漾帆影參差用拓懷抱顏曰雙修堂蓋有取于易二四八根太極之義云菊廬既有是堂不欲自私曰凡人生而所樂之地當亦死者魂魄之所依也乃廣之爲朱氏祠堂永爲子孫烝嘗之所又立招提精舍其中置田二十五畝一僧一僕同主之而分食其歲之所獲仍其堂之舊名卽以佛祖並祀解之無不可者夫黃州帶大江枕赤壁江流之所蕩激舟航之

所往來雪堂竹樓王元之蘇子瞻諸公皆攬其形勝以爲遊觀之美先生獨舍其勝而樂于僻旣不欲有人之所爭而卽一丘壑之美一歸之祖再託之佛示不敢自有其自記云天地之間孰是爲我所常有而可以久存者况于宮室田園吾置祠堂與精舍示朱氏之能有而亦不能廢而乃可與衆共有之也斯言信乎山川景物皆造化所有人生其中百年如過隙耳一身且不能自有而况欲有造化之所有乎菊廬不自有其堂而與衆有之與造化同其公則百禩而

後精廬不改鐘磬常聞先生精神之所樂寄與朱氏
祖若先靈爽其恒在斯堂而牧歌樵唱虎之嘯鹿之
遊皆不得不與先生共有之况乎人之欲奪其子孫
之所守者乎是惟弗有乃能常有吾故卽其自記之
旨而記之

刻慎微錄小記

慎微錄者軍前候補副使筠潯楊公前官侍御時摘
叅吳三桂題用朝臣遷謫里居及今保舉赴楚經過
舊治東明其邑人集其前後疏詞書問而合刻之舊
名爲曲徙錄者也公讀書明大義夙有匡世之志起
家進士由漆園令陟西臺直聲聞中外而叅劾逆藩
於熱地方張人莫敢向之時尤其大節先見至以此
得外任馴被反噬遷謫闔戶彝猶承權子舍畧無悻
悻之色惟酒酣耳熱則舉觴慷慨以天下大勢爲憂

34
2

应为 P15

是其心止知有君父爾况其在職敢言亦惟以消患保邦爲念豈有當幾危言干進以邀膺仕及事後幾幸言中令 朝廷追念往事復起而大用之意介其胸中耶然公所言者則人人皆心知灼見之而欲與天下萬世共見之者也曲徙錄之刻蓋欲藉以風天下之爲人臣而避彊禦保功名者而時之未至誰敢爲之及今前疏已驗則舉昔所不敢爲者一旦悉出示人讀之者其必有激切感發而奮志同仇者乎是其意良可尚也顧其名則有未可何也曲徙之喻爲

望恩澤者言之爾公終始志在國家本不爲功名計視昔之謫出今之薦起都若風雷雨澤自散自聚而心無與焉故時退時進則事親味道若不知曾爲諫官者何論所陳封事進則奮發敵愾誓滅此而後朝食素位之行各適其宜此聖賢學問中事非豪傑功名之士所可幾曲徙之名蓋知公以事功而未嘗知公以學問矣客曰然則宜何名乎曰公疏詞不云乎防微杜漸當慎于幾先今欲名斯錄而冀不謬于公之本志庶幾其慎微矣乎楊公聞之踴躍曰善是

吾志也乃請易今名而覆刻之

荆南客寓且止軒記

古云勞勞且止又云行行且止止之安所以節行之勞也天下事固有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者有待於世止在外者也且止云者暫辭也顧無所待止斯在我矣予饑驅狂走煩勞致疾丙寅暮春行次荆南將由以他適忽自念樗散微軀何苦乃爾因遂卽所寓而止焉於是釋勞之頃卽得安之頃矣若推此以求久安又何不可雖然黃鳥丘隅天機自然予不敢自謂知止敢期其能久耶則後此非人所能爲者時行時

谷口山房文集
止仍聽之焉因題曰且止

增輯本宗涇陽城東包方里李氏家譜自記

自大小宗之法廢而凡本支之人能自道其源流支
派之所由來者蓋亦鮮矣夫子姓曰蕃其聚落而居
者猶有田賦廬舍之相依出入話言之相接然生計
攸分甘苦不甚相知面雖熟而情已微薄矣况乎別
居散處久宦天涯貿遷異域白首外鄉子若孫之疎
遠者有生長而未侔面不聞其名字者相值他州茫
不知所以接待雖問焉而道之不得其詳則亦鄉黨
里巷之人而已矣甚而不讀書昧禮義之徒當財利

短長或相與忿爭怒詈而辱及祖先者有之雖塗人
不啻矣無他漸疎而之遠又無以動其親睦敬愛之
思其勢然矣夫同邑里之人雖素昧平生遠方卒遇
或舟車競渡或逆旅爭投惡聲鬪狠及聞其音而問
知之則怒者消鬪者止何也維桑之愛根于性生有
不自知其戚然于中者此固親愛之觸發而仁之端
之屬也况乎本宗之人雖疎遠徙居原其始皆一人
之身所分猶木有條枚枝葉由杪而幹而身皆本根
是屬斷之則枯今一本而至于忿爭苟知彼我之身

實出一體而相爲傷害亦何異轉頰噬膚反手紕臂
耶當必有撫然自失者矣特無以詔之則無怪其懵
然一往莫能自返耳故凡今之人族衆親疎其間能
讀書知禮義者率無幾人而貧寒困苦之家鮮有能
敬其其時祀之廟者則用以萃渙屬離家譜之修亦
烏可緩也念慈先世或傳來自洪洞或言世籍涇陽
俱無從考其占籍本縣城東包方里則斷自仲德公
始初力田數傳以狐皮爲業家漸豐厚遠近呼爲狐
皮李家而要非操奇贏權術以干厚利者大抵皆敦

龐質直敬業勤儉積德有餘人也至高祖敏肅公遂以治尚書成進士累官至少保卒賜謚予祭葬廕子三人猗歟盛哉當宦成里居時于村後建立書院延遠近俊秀子弟讀書其中鄉人不知又改呼爲花園李家云嗣茲子孫輩衣被前麻奢華嬉弄不期而至若以豐衣足食爲固然可常繼者不復事作業生產先世敬勤敦朴之風幾乎息矣又遭遇辛巳奇荒癸申兵革之厄遺貲俱盡迨念慈之身則飢寒洊迫窮變而求通幸獲有造而仕宦坎坷俯仰終困德之涼

薄固其所也然居恒痛念虛名通籍無以贍丐宗族覩村居塋宇廬舍墻垣疆半蕩爲瓦礫潛自傷心而限于力之無可如何若夫循古法以動其親睦敬愛之心則力所能爲敢不勉焉思先世多聞人寧無善譜顧舊本無傳焉且卽傳而後生曾玄之不及記注者亦已多矣念慈旣仰承祖宗詩書之澤浪叨科第麤解文義能書寫則李氏之譜修輯增注非身之責而誰顧僅一筆墨考證之勞而因循不力每念疚心亦嘗就族耆尊輩研問博訪終不得其統會不謂世

谷口山房文集
父行伯生員諱昌蔭者先有同心輯成一編久藏秘
笥求得而恭覽之其爲書蓋有文無圖每代彙爲一
條分年齒而班列焉一父之子或先後參見凡有後
者各于本諱下注有子幾人子之名則又見于次條
下注曰係某公出雖其支派相承皆可研尋以得而
欲一覽瞭然則猶有未盡者若其同一行輩之中年
齒之先後序次明白則他譜所不及也念慈攜之行
篋中又十年所今歲依姻家楊退菴中丞于武昌官
署入夏一病偃臥幾四十日竊念此事甚大萬一溘

先朝露何以瞑目地下會病間乃驪起取冊而參以
先敏肅高祖誌狀旣爲總圖註自始祖以下名諱而
官職婚娶則不能備詳乃于每代除蚤世無出者不
重見餘仍齒序而班列以無忘先伯苦心又念古人
婚姻之家必問氏族蓋以外氏亦所自出不可無紀
故自先世祖妣以逮子孫之婦其本生爵里可考者
并附于下無考者缺焉子孫之出或由元配繼配嫡
庶之不同者則于其父祖下將有子之妾亦并附列
而子若孫下乃係以某氏所出生身所自不必諱且

不可沒也念慈居官雖未久而顧以生事驅迫窮年
狂走在家之日絕少身以上稍疎遠及子姪行之名
字婚配姓氏先伯父譜所不載者既不能悉知兼無
從延問則各虛其下以待續補嗟嗟病餘卒輯又不
得他族譜之善者而參考焉以意序列要仍亦大略
而已然卽此使一本之人從而考問以明其支派所
自來因而上溯高曾遠祖之所同出于以動其親睦
敬愛之心消其凌犯膜視之習亦庶或有少裨焉若
夫增修考訂使愈繁而不紊條理井然傳之奕世顯

易言明觀之者孝弟之心勃然而生津津焉而不能
爾也則後輩之明德元宗者非念慈所能
厥也

王都閩妝嫁難女記

龍眠王公家裕以都閩守常德衛事多惠政軍民信之康熙二十一年夏偶至廐中別門有老漁伺於外進且郤公謂其獻魚也呼之乃前跪曰民前日捕魚荒洲聞呼救聲望之乃一女子縛覆舟上急往解其縛飲以湯徐問之乃曰妾本南寧張氏士人女年十八避亂山谷大兵克滇搜獲欲肆辱妾剪髮毀容堅拒獲免猶百計窘苦周防求死不得師旋從馬上縛來及登舟復縛之舟尾次桃源白馬渡風逆舟覆橫

浮水面人盡沒妾獨以繫在尾出水上不死流至此三日矣翁若再遲至寒餓死矣今遇翁實再生我旋解身中所餘簪鉅見貽民不受女曰旣活我盍攜至翁家徐寄信父母來迎當有厚報民云我非望報但生涯一葉草廬半間置汝其中人必猜報官詰治則汝我俱受累矣女曰翁處旣不可抑思善良有力之家可轉送妝養乎民曰人難深信非畏累卽計財貪色倘以爲側室或轉鬻求贏利是我實負汝矣今守常衛王公君子也好行其德必能全汝女首肯故民

夫婦今同載以來民先詣治前不得通因伺於此果得見公亦此女之緣也王公立命家人迎至則端潔婉好雖久在兵馬中閨範凝然問之以遭亂故猶未字公乃與夫人令女拜爲父母而手持十金出給漁者漁曰公固好義民亦非爲利者堅辭不受問其姓名曰民今年七十餘夫婦二人並無子女一簣一笠終老煙波足矣初不望報於後何用知姓名爲終不肯言歡然而去王公旣畜女同己出又數因人寄信其家卒無人至心念女年薦長欲爲擇配有貴州

武舉原籍常衛人周名臣侯者來常祀祖晉謁王公見其少年倜儻卽意屬焉叩之尚未婚及他日再來遂畱飲同坐有趙某者周中表兄也公以意語之趙驚曰此殆天緣矣乃言周於數月前夢授職歸拜香火堂都不見一切神位惟小屏上硃書一天字入內拜其尊屬則見一女子持紅絲侍側飲食甚盛同飲者爲王公玉相與劇醉讀史通至東漢秦嘉妻小傳而寤次日以夢告我等羣相賀謂授官必得上缺授後當兼有締姻之喜豈知先有此遇而我公之姓又

適符所夢耶語罷又一友驚呼曰王姓非應在公乃我也我姓固王字公玉夢中先得之天其令我作合哉蓋此友自岳陽來公雖與久遊亦不知其字公玉周就視公玉貌與夢中無二乃拜求執柯王公欣然報允既定遂擇吉納聘以女歸臣侯云嗚呼婚嫁故友之子女者古有之矣若不知誰何之女而養之嫁之擇配備禮抑又難焉王公施德于不相知之人張女以九死全其身卒得正聘漁人救女于死亾中引見王公而先後無所取皆可以風矣其間因緣際會

覆舟以致彊暴之誅被縛反爲全生之賴則皆天也
至臣侯感夢而聘公玉應夢爲媒尤其顯著者世之
盛也王化行于下一時女子桃夭著詠曾無有婚姻
失時之嘆况流離軍中矢死全生乎且懷德飭行者
咸思致身 朝廷策名竹帛野無遺賢也今桃源漁
子殆亦賢者遭亂而隱于釣綸者與不然何匿名之
深耶天能福善禍淫于亂亾困厄之中而不能使世
之不亂豈氣數使然天亦弗能違歟今叛亂俱平車
書混一 聖天子明義行仁此事固宜急爲表章以

備採聽獨是漁人淡自韜晦使人徒想望高風並不
得其姓名而稱之良可惜也夫

谷口山房文集總目

卷之六

跋 跋羅蘿村藏王于一臨米書卷
行述

祭文

沅州軍中初伏日祭馬神文 祭先繼妣
扈孺人文 祭先繼妣扈孺人發引祖祭

文

先考府君發引脯奠文

祭楊退菴

丞文

祭歸霍氏女文

雜著

四川甲子科武闈鄉試策第一問 第二
問 詰党子復仇說 致虛客舍說 告

日者某

私謚志學孺子駁議

跋

跋羅蘿村藏王于一臨米書卷

余不及交于一而嘗得觀其古文書法大都精嚴蘊籍不趨時習茲所臨米襄陽書數則爲吾友羅蘿村所藏筆力縱恣不離軌度殆所謂放而能蓄者耶蓋于一書法本于晉人與米旣同一源則流無不合與世之由米學米者何啻霄壤哉蘿村珎亡友手蹟攜持行篋觀之者因而致存亡之感曾幾何時而跋者亦已凋喪過半復爲我曹今日所嗟悼則自茲以往

又可知已夫人之年壽有涯卽筆墨精神亦行與歲月俱盡惟磨礪道德爲可永久余生年垂六十鹿鹿無聞尚爲衣食妻子役役寄人籬下因循悠忽率不過再二十年餘與草木同腐朽矣可不懼乎

行述

先考文學府君先妣常太孺人繼妣扈太孺人
行述

先文學府君以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一月考終於涇陽聖舍之正寢踰年壬戌四月不孝念慈始奉諱於竟陵代事羈紲恪守成憲二千餘里外不獲躬親含殮又不獲卽戴星奔喪不可以爲人爲子聞訃之日號慟殞絕營嵬昏耗轉側牀蓐遑敢用枯竹腐毫告哀當世大人君子八月被檄至荆南府君棄孤等已

十閱月仍不得還倚廬哀傷鬱結中氣墜陷腸血下
脫泄痢關格摧頽錯迕懼一旦填溝壑俾府君生平
無傳焉罪滋大矣顧不孝念慈甫生而先母卽見背
三齡養於外祖父母歸又鞠育於先王母石孺人王
母歿方得親庭訓甫入膠庠卽被命負笈從學國變
後家貧閒遊遠近營升斗給俯仰不怙厥居及蒙府
君訓迪入仕二十五年中間在官止四載餘所向艱
辛未遂迎養東西南北之日多承頽聚順晨昏定省
曾不得五六年其得之於所覩記與得之王母及親

友外人之所稱道府君生平孝友祥順誠心質行闔
門教授正容悟物重然諾嚴取與利濟貧困行藥處
方所全活人最多大抵門內之行多盡其實而不有
其文門外之行恒損己以利人而初不言其於人已
利矣猶歆然若不足者不求知于人人亦不得而知
之故合內外所聞尚不能及千萬之一謹啜泣述曰
李之先系出臯陶望著隴西族分宗別散居不一寒
族之在涇陽城東包方里則先世有名仲德者遭亂
自洪洞來仲德生大大生剛剛生奈奈性彊直人呼

爲老彊公奈生廷相性樸直人稱爲太樸公凡四子
季卽先少保謚敏肅公諱世達號漸菴晚更號廓菴
嘉靖丙辰進士歷仕南冢宰贈太保理學經濟載在
國史自奈以下皆以公貴贈如其官是爲不孝高祖
敏肅公有子二長爲戶部郎中公梓公樟郎中公無
子先王父中翰公惟莊以從子爲公後實生府君府
君諱紹蔭字慎閑行四以從父昆弟之子序次行七
少從王父官所長于京師京師五方之所輻輳竒技
淫巧凡所以娛心意悅耳目者無不畢具府君槩無

所留意遇同輩忿爭恒退讓不與較蓋自弱齡已具
成人之度矣長而孝友性成不假教敕天真純篤及
我母氏來歸事親從兄若增摯焉然不慕功名惟以
養親課子爲事當王父捐館日府君不在側檢事未
備諸伯父知府君蓄有緋幣悉取用之府君至哭而
遍謝諸伯父以爲嚮非取用何由得致親體諸兄惠
大矣先王母晚好佛多所施捨府君進金錢不受乃
每自外歸輒多市其方物奉王母儲之售以給用此
先王母所嘗爲不孝道者也不孝童子時見府君事

名曰山房文集
王母或經旬不出衢市鼓琴圍碁種樹豢魚素嗜茗
飲凡梅雨臘雪必廣貯以代冽泉採收如法或至十
年不敗又不惜重值購種種佳茗所與遊者至則對
啜清談偶然而集泊然而散若爲山中世外遊者不
孝同堂兄弟或從府君受書或否凡有不檢與不攻
其業者府君皆督責勸勉之不少貸至於正業之暇
骨肉坐談則秩秩愉愉如也崇禎辛巳歲遠近奇荒
米貴如珠府君輟所炊爲不孝易書籍筆墨學書楷
模必求有書名者爲之及長將俾改受業于馬元御

先生之門府君故藏有前代人墨蹟馬先生素欲之
許以百金相購府君弗予至是遂用爲不孝費馬先
生感府君至誠乃悉課不孝業不孝亦自是少有進
其治家則戶庭之內儼若朝典嚴而不睽和而不流
恩禮交盡與人交溫溫若恐不得當其意審取重諾
急患難甚于饑寒之于衣食從不爲崖絕幅斬之行
邪僻狂悖者見之皆肅然起畏族叔父中有使酒鬪
狠者每醉卽人莫敢近或遭府君卽斂手致敬呼之
則隨之以來不自覺其醒解而紛弛也遇利誘勢怵

則屹然山立卒不可動此不孝之所身親見聞于府君左右者也自此以往家道衰落生事寢迫府君亦未嘗以生產櫻其慮及不孝舉于鄉升于禮闈府君則又日治醇醪豐膳畱賓欸客蓋所以爲不孝延之譽望初不計家有無私廚或有粗糲不屬之日而四方至者人漿馬粟以及僕隸輿臺之眠處飲食靡不厭飫周備府君故嗇于量而對客飲集終日夜無倦容有時客不至則悄然不樂與守相令長交凡公事必剴切陳說初不以竿尺受鄉里人餽遺守相令長

亦無不稔知敬重之自不孝通籍遂推舊所同居宅悉以與諸伯父自退處故所營道南書舍舊居隣人徐姓者家苟完有婢秦能語鳥而誤斃之懼乃投繯素不得志于徐者且以捶斃陷之邑侯未及察府君陰爲白釋其人知之詣階叩首且以梓金爲壽拒弗納其人號痛不肯起會先世所建崇文塢寺方募易殿瓦府君乃手拈一小挺送工所餘悉歸焉此特因其人知而詣謝旁人因得與聞其他人不得知府君亦不言者蓋不知凡幾也不孝念慈筮仕司理河間

府君慮不孝賦性褊急時時寓書以務寬大求生全
爲訓初不索官中一物不孝補廉州方得奉府君之
任乃萬里至粵未及任事而官適奉裁又自粵改令
山左新城府君雖偕往然因在粵水土卑溼所中臙
脛間時患小毒邑務又萬不可爲慮府君日覩不孝
况瘁煩愁之狀反重之憂乃遣婦侍府君歸里不孝
亦旋以註誤去謂自此可得以菽水承懽恒久矣未
幾國家伐叛滇方遴材從軍以待收復之衆執政
采及虛薄復憊不孝之楚而奉養之志遂自此常乖

迨再補景陵不踰十月又蒙

廟堂謬薦待

詔長

安旣罷卽就控銓部不忍告養之文例用終字姑託
病以辭豈謂請雖遂而事不得代赴楚株候又歷三
年餘而府君竟已棄不孝孤矣夫何諱而反得而
求養而終未遂養也傷哉痛哉尚忍言哉然以府君
平生及自新城歸里後人所傳說其不宜遽謝人世
者有三先是不孝母歿越七年繼母扈始歸府君扈
母歿遂不再娶亦不置婢妾又自善醫藥服餌無間
晚尤棲心道術無一非長年之道一也爲人謀或周

給人多陰行之不以爲名受人施雖數數報之猶日
在心口間醫療人不受謝往在平陽有楚竟陵老諸
生王逢泰病痢且久府君偶過他客見其呻吟一室
中疴羸不能出戶周室皆所遺穢污寢處其間府君
就榻視之命僮僕立爲掃除出衾連撮劑親視煎煮
成持往視飲又時時命僮往扶掖之兼餽佳食必時
必宜自病瘥至平復率以爲常其友人平陽守感而
覲府君五十金願納交不受曰吾自行吾素耳遂不
見太守而去及不孝官竟陵王翁年垂八十矣時向

人道其詳必涕泣隨之居家廣施丸劑遠近造請者
踵相接其貧窮羸弱者寒天遠道來爲料藥物外或
輟所自供酒饌飲食之其爲祖父母尊長來者兼勸
勉獎譽之人得藥服輒效謝者亦日踵于門知不受
謝或負藥艸以來亦必計值給而遣之或問曰嘗見
病者更數醫罔效服翁藥則愈翁術乃至此哉府君
曰我術豈過諸醫惟用藥必以其良于人疾必研思
其所自得參以五行生害之理求之不得或終夜以
思卽夢寐中若有相告者吾獨以誠故耳其以醫藥

活人又如此二也至近年家報中府君每自言疆健不孝猶謂託言以緩兒子憂爾乃家人來述府君起居素不能飲酒近日飲至數升食素少近啖倍常素清癯近豐腴健步不杖能夜坐耐煩勞一切俱爲壽徵三也兼此三者宜乎自天永命而乃耄期之年弗假豈非不孝罪讐積重所延致耶舅氏與不孝書曰府君初未嘗病洎弗豫鎮定不擾至革初無一語及家事卒後數日面色猶生以正而終其有得于中與獨是不孝爲府君生養教誨覲焉在人耳目間宦途

坎壈並不善爲生產計致府君晚受窮約不得暢遂其交遊結納揮霍施濟之志終天之痛寧有已乎元配不孝母常太孺人明庚戌進士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道立公女繼配扈太孺人三原縣庠生陪輩公女先母常太孺人卽以產不孝之十四日而歿痛哉音容亦不可得而識其得諸先王母之言則嘗謂不孝曰汝母性敏慧而急行勤密而好勝以貴介女歸汝父初未嘗有纖毫驕惰色婢媪雖不乏凡我飲食衣服饋醬澣濯之事必躬執盡心焉故凡我

所欲以屬汝母則不再問應時而至用之若倍適者其來吾家也最後汝伯母輩皆已久而歲長汝母既不以貴家子失長幼序凡事舅姑治家事一切皆以勤勵務先之故妯娌中皆和睦敬愛罔有間言逮下寬嚴有體此蓋有得于汝外王母身教者惜乎其不永也王母每言之輒愀然移時先母故知書而女紅之事精密尤邁倫等府君嘗痛不孝不得見母以母手澤二物賜令藏之一爲侍外王母疾時手錄先後所服醫方症之進退藥之加減畢具細字端楷清勁

深得曹娥筆法裝釘袖珍小本工緻異常皆母手爲之其一爲垂育不孝時豫製兒襖鍼線細平衿領熨帖以朱色重花緞爲之痛哉豈知母竟不見不孝彌月而不孝彌月時已以孝服凡襁褓皆素色耶嗚呼卽此二物已可想見母氏孝慈之篤摯而先慈因產病隕又何庸此不孝之身友得生全長大無以顯揚于母之身後而久在人世耶先繼母扈太孺人于先母爲舅之子其以扈母繼也實出外王母意俾以中表恩誼善撫不孝不孝隨外王母視歸自河北始見

母于喪次彼時雖仍撫于王母所而母之愛不孝已
果如外王母意不孝初學書母爲和墨點筆把腕教
以字畫先後筆勢起止之法凡不孝業不習或有他
忤府君將重督責母必曲庇或因得府君贖諱不
恤旣生弟慕慈後愛亦無所減及弟長數出遠遊母
日夜思之竟致病卒纏綿以訖于歿痛哉自不孝初
能記憶見母與伯姊輩學爲琴奕或燈下誦古傳記
優遊閒適者不過數年焉耳旋逢鼎革家破母勤苦
艱難亦旣備嘗不孝娶婦後婦天姿遲鈍不能悉代

母勞母亦不盡責之婦瞿瞿然蚤作晏息後遂逮牀
褥痛楚呻吟日甚一日矣憶不孝將入仕拜別母倚
內門垂泣而送之卽有恐未能再見之語不謂遲驗
也大端母困苦憂患之日多而從容恬適之日少不
孝初入官母病不得之任任一年餘而母遂歿是母
之愛不孝者甚厚而不孝竟不得一日報至今不孝
遠遊在外率無旬日間不一夢見或連夕夢之蓋母
生平篤愛不孝至今逝雖年久竟鬼猶若常相依者
卽比在數千里軍營中亦復如是不孝獨行踪靡定

時祀廢闕罪可言哉痛可言哉府君生於明萬曆三十
十八年庚戌十一月初七日卒於康熙二十年十二
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二先母常太孺人生於明萬
曆庚戌年五月初一日卒於崇禎元年正月十四日
先繼母扈太孺人生於明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十月
初五日卒於康熙二年八月十七日子二長卽不孝
念慈先母常出順治甲午舉人戊戌成進士初任直
隸河間府推官補授廣東廉州府推官裁缺未任改
補山東濟南府新城縣知縣再補湖廣安陸府景陵

縣知縣以疾告休娶王氏同邑明萬曆辛卯舉人直
隸河間府清軍同知從諫公孫女貢士真寧縣教諭
元士公女戊子舉人廣東恩平縣知縣允續妹次慕
慈繼母扈出初娶韓氏明萬曆庚戌進士四川

分 遵義道炳衡公孫女河南開封府同知

齊岳公女再娶 氏孫二長謙廩生念慈出次詎慕
慈出孫女三長適工部尚書霍公達長孫戶部江西
司員外于京男庠生一昭念慈出餘俱幼慕慈出兩
母先後皆已歸窆今卜以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十一

月二十七日奉先府君柩與兩母合葬於邑東南十五里太保公祖塋之西坎山離向不孝州縣勞人風塵長物無辭斑鬢徒惜壘耻栝椽篇籍觸緒增懷南畝北山進退失據哭吾父因哭吾母哭吾繼母哀號踣躅不自知其擣昧也伏惟海內鉅公文章宗匠錫之琬琰埋銘藏廟以昭示永久不孝念慈曷勝銜恤哀懼之至謹述

祭文

沅州軍中初伏日祭馬神文

代綏遠將軍蔡

惟神精麗星纏靈輝天駟司上帝之鈞驂主人間之飛騎粵自洪濛孕物黃帝服乘地用莫如力協德稱稟權奇而倜儻從東道以來征受太乙之潛貺奏雅歌而諧聲故造父鳴鸞王良列宿爛雲錦之千羣繫騰驤于十廐莫不受氣生成資蕃芻牧育壯國威滋凌疆敵然而嚙山飲澗風日薄侵驟險登巖溪磧毒淫所賴司命陰庇祛瘖授息故非子基肇于秦封毛

仲功高于唐國良以六師之用邦國是平典午紀官
乘黃著名耳批竹銳蹄入風輕橫行飛突心一功成
能長驅而利往皆邀祐於冥冥其凜膺 皇命伐叛
南交休兵沅水息驥江臯時維季夏序當初伏恭遇
誕臨刲牲丐福冀蒙神力相我驍騰俾萬勒之咸適
壯諸軍而邁登用是上體懷柔之典下合師旅之誠
仰惟歆享罔旣屏營

祭 先繼妣扈孺人文

嗚呼歲月飈馳吾母棄兒于茲行二載矣母鞠兒訓
兒音容如昨今胡呼不見聞仰不見視耶母嬪于兒
父兒從常外王母喪歸始見母喪次兒時甚幼未能
解事僅記憶十一見母優遊在堂者曾不十年自後
遭罹荒變生事艱辛母拮据卒瘞憂勤蚤夜蓋無舒
晷之一日又不孝兄弟實不能少自樹立勉力奉事
上開母顏反貽之不憚邁罹病苦遍嘗憂楚兒每念
及此罪戾刻責腸爲崩裂庚子春母病已劇兒亦心

知母之不能久撫兒輩也實不能違母入官然以母
生平皆善行不應蚤世庶幾蒙天祐佑冀且霍然亦
私以爲苟沾升斗或可緩母勤苦將養漸愈卽不然
倘得博一命以及母親見故含悲就道母送兒撫
兒曰兒行汝母未知更得見兒否矣兒時涕泣不能
行母復改言慰遣痛哉此言竟爲永訣識耶兒一出
服官苦得荒郡旣以母疾不遂迎養卽區區薄俸亦
不能少具脆甘徒以此違訣終天生不能致膳養病
不能侍藥餌歿不能視含殮兒罪曷贖兒痛可言耶

于官所聞訃摧痛不欲有生適身罹誣罔不得赴禮
才拙學疎致身憂患稽遲奔喪之日皆兒罪也維母
有神應鑒兒孽非自作耳幸賴母陰庇獲逢肆赦
方得奔母柩前撫棺擗踊茲到家之二十有七日乃
虔治微奠哭上素幃母鑒兒誠伏望賜饗

先繼妣扈孺人發引祖祭文

嗚呼痛哉遠行有返永遷不歸母柩今并將去茲堂
而之遠郊耶母捐棄兒輩二載有奇兒以拙宦稽奔
不能副三月而葬之禮使母久在淺土兒罪奚贖然
歸不得見母于問寢之室猶得見母柩于茲堂厥明
奉母柩去後朝出暮返杳無所見兒心崩摧其何所
依母鞠兒于斯育兒于斯其苦于斯仰維母心其亦
有盡傷歟然化者安土禮與情違母生爲聖善歿爲
神靈其自茲釋念舊堂永恬冥宅兒往未得受母遺

囑頃恪奉母意知母念外王父母齒近桑榆百年之
木舍兒業具有成器外氏生事兒倘賴母靈羸足衣
食一切當視母存日有加無替勿以爲念至于弟出
未歸望母冥中誘啟勃然遷善俾兒手足復完永然
和樂兒之隱曲母今日爲神必能炯鑒幽宮旣成輿
徒旣戒吉辰促駕兒心竊皇不知所措謹修祖奠冀
母賜歆

先考府君發引晡奠文

天平父棄兒已歲十有一月兒不得侍奉父顏則已
十有三年矣兒少時初解人事雖家道式微然見父
恒優游逸樂身心暇豫自兒蒙父教得麤知文藝以
及通籍服官數十年來以虛名累父酬應奔迫之日
多以財力奉父暢懷遂志之日少乃多載違離以至
遺憾終天含殮不得視及今載筆從人踉蹌歸來諸
禮不備止期奉父靈離淺土妥幽宅父稔兒生平從
無私蓄今尊靈不昧尤當深悉定不兒責兒罪其何

能自遣耶茲事廿七日奉父輓宮于敏肅高祖勅塋
西次與兩母合葬父靈或當少安焉獨兒十三年歸
來不得見父容儀猶得寢處柩次自引發之後並父
柩亦不可得親兒腸更寸裂矣兒祿養不逮襄事之
後亦無復仕進之想窮通得喪所關俱輕父無以爲
念弟慕慈晚暮行誼望父冥中啟誘俾獲安善無徇
厥故趙光禮事父勤慎克當父心治命令兒以姪待
之况父彌留中左右扶持尤能以僕當子兒視之且
自有愧自當棄一切小眚錄其大節今以兒代事慮
有後患行將憑族衆析房產爲兩分以爲存留奉祀
之地俟析有定當于兒應受分中酌量抽給以副前
命他非所計父其鑒之父行矣不可得復留矣兒痛
曷極期不敢展禮不敢違惟忍痛虔致脯奠並投淚
奉告伏惟吾父垂聽而諒之

祭楊退菴中丞文

嗚呼痛哉中丞遺世而從化倏忽歷十旬矣言念摧傷如在初歿知己倍于感恩我懷何以釋耶公生而穎絕異敏過人讀書日數行下皆能疆記早歲成進士筮仕巖邑文能集殘民武能辦盜魁下載其德上竒其能膺

內召履西臺封事屢上所條列皆軍國重務至彈劾疆藩忠謀遠見傳之千載下猶當凜凜有生氣先後守川南隕襄視學三晉仁惠公明政蹟炳炳入歷卿尹

出撫吳楚兩巖疆中敷外歷遺愛釐奸不幸以不必
死之疾溘焉告卒一時僚屬兵民哭皆盡哀衢市行
路之人有私相告語隕涕失聲者生榮死哀公亦可
以無憾矣獨是念慈以鄉里淺陋荷蒙知愛自荆武
軍中把臂訂交申以婚媾先後十有四年來中間離
合聚散或旅次往還或官衙過謁以至追隨幕府婦
孺咸從意厚情深雖造次褻狎中從未有纖毫挾貴
少失禮數凡餽贈施予又其後焉者矣君年少我二
歲膚體飲食壯健實倍于我我一官偃蹇徒有濟世

之志末由施行君建白措置所安集生全者奚啻千
萬人君夙無疾病我乃有脾胃之疾不時舉發君才
堪輔世增一年則于世有一年之濟我才碌碌雖視
息人世無所裨益胡老者病者功未能及人才不堪
濟時者反覩然生存而使君先逝耶夢夢者天豈果
不可問耶憶君憐我常客外鄉屢勸旋歸君在皖卽
有辭官之志相約釋任後相與尋枌榆之樂逍遙山
水間胡我今歸里君反長臥不起耶又憶君疾篤之
日我與君夫人及子女女姪日夜坐君榻次見君達

生曠識聞門外父老謹呼乞勿請告聲猶口占二詩
屬予代書又述夢至天門口吟詩句絕不以生死爲
意我曹惟飲泣相向皆不敢哭號懼擾君聽最後重
以兒女子方幼戒我勿更出遊顧囑君夫人遺惠家
居之資我苟能遣發責累粗可寧居豈敢負諾他皆
非所計也君詩文兩集我會任經理俱已梓成惟在
楚奏章文告未得一目料視不無曾魚舛訛此猶爲
遺憾耳在楚喪中永訣方新一着想卽悲痛填胸弗
能爲誄又君纓歸我應卽到喪次以從公子囑故少
延至今乃能拭淚揮毫畧述所懷率姪子輩趨府陳
酌質言不文莫盡至情嗚呼哀哉

祭歸霍氏亡女文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二月己卯朔越十有九日辛巳
父念慈先遣老僕光禮自咸陽渭城里渡渭詣會城
北之郭村霍倩析居之所割羔羊陳果餌至日乃身
到墓次致祭於亡女大姊之靈曰嗚呼痛哉我女辭
我而逝已再週歲有八月矣歿之年我身在楊中丞
皖江署中冬十二月迎汝弟謙至於皖我時方病臥
檢家書中獨不見汝字詢之則云汝疾作故爾然微
察謙答言遲澁面有悽容心固疑之亦自以病中不

復深問迨少間謙始呈常舅祖手書乃知汝已以季
夏晦日疾故矣五中迸裂莫知所爲在人署又不便
哭啼惟于筆墨之隙癡坐仰天及滅燭後枕上揮涕
而已嗟乎汝母生女二存者惟汝汝庶母生雖多存
者惟汝弟謙計我出止汝與謙汝母所出止汝一身
我今猶有謙在汝母所出并無一存者矣是時楊中
丞因謙乍離兩母意常恍惚至減眠食欲迎汝庶母
如皖我恐汝母素有心疾以哭汝之痛兼無人晨夕
慰解遂至損生固辭而止乃汝母轉以汝歿悟破幻

紅體膚增盛汝九原聞之當亦釋慮也汝初生值我
方爲諸生家居窮約俯仰莫贍之日力不能催置媪
婦乳哺看管以致嬉戲傷觸右目嗟歎何及至於改
字霍氏實汝緣命爲之非由我作汝性急聰明大都
似我我常恨若爲男子必能分我勞勩傳我著述今
汝弟雖長不能分我勞勩傳我著述也前時念汝停
櫬淺廈風雨不庇薄寄十金資汝歸厝至于椁壙未
視我實傷心徒有悲嘆遺男女外孫幼無教訓長乏
資養衣食不周婚嫁失時至今男未就一作業女子

飾蔽不完我詎能忍徒以偃蹇半生一寒未改故無力相及今身心之力日益衰憊更復何望詞茲尙少聊生豈遂忽然諒汝能幽鑒耳前丁未之春之官南粵時汝來相送于陽陵蕭堡父女啼淚失聲都不能出一語莫自解其悲痛之何從也自茲我凡兩度出遊客多宦少遂歷二十年中間惟因祖喪暫歸襄事居家僅踰七旬復出之蜀匆遽中淚眸相向訖未得與汝有一從容話言之日今始悟前之悲痛實爲永訣天性陰感卽我與汝不能自知耳我在外常有

朋痞之患不時舉發恒愁隕身旅次不得與家人相見今我重歸到舍家人具在而獨不見汝來省問悲曷可道耶况責累迫人實難久處此後衰殘骸骨及屢空生計都由天付匪人能量其更得臨汝墳墓酌汝酒漿抑或不得均不可知今祇就身在力偕粗具前物聊盡予哀告言有盡悲悼何窮汝其能省聽之耶

2 3
P24 后 編 碼 亂

雜著

四川甲子科武闈鄉試策第一問 擬代韓中丞

問疆兵必先裕餉裕餉莫過屯田其以省供輸資宿
飽最得井田內政府兵遺意國家當征伐之秋無論
已今四海宴安議者但以裁兵爲省餉之策不知畱
兵過少在平居汎防已不敷用一旦外彘窺伺艸澤
竊發遂可使見在之兵而遏之殄之歟抑又煩遣發
禁旅耶迨一煩 禁旅費已不貲况事久患成不幾
坐失機宜乎然屯墾之議往亦嘗舉而行之于民而

名曰山房文集
不效矣豈古法之必不可行于今歟抑亦程急效惜
小費肘掣之不得盡其術歟彼趙克國孔明棗祇皆
就所征之地而屯之猶彰彰著效于前而今反不能
行于承平無事之時與內地歟况邇者裁退投誠之
兵任其散而無稽實爲隱憂正當以屯戍之似宜量
簡精銳食餉操練分駐要害以鎮反側而出 禁旅
遠征所費十分之一給牛種室廬以此輩散屯諸邑
間因什伍爲保甲統于良有司使得稽察更番以應
諸差又立爲比閭之長時訓練之寬其程課徐俟其
成效久之愛土心臧則驕悍之氣可化而地方在在
有兵盜賊亦漸可消弭酌古準今其法亦可變通而
用之歟爾多士畱心兵政久矣其各據所見以爲
當宁獻

甲子四川武闈試策第二問 擬代韓中丞

問蜀地鳥道重關阻澁紆曲劍閣瞿唐水陸厄塞竊據者徃徃因而啟其跋扈之心自公孫述劉焉以至明末張獻忠代有其人然始雖妄自尊大後則或及其身或于其再傳曾未幾時而敗降誅戮此亦險不足恃之明驗矣乃每一討平所殺傷皆蜀之人民罄竭皆蜀之財力則是險者奸雄之所惑而實蜀之禍階也近者雖吳逆削平譚族盡徙而蜀之荒殘凋敝非數十年不能復舊今欲休養而生息之俾再無反

側以自罹禍其何道而後可歟說者謂險阻之邦毋
俾巨帥握重兵久任則亂無自作然蜀省環界番彝
土司恃疆暴橫怒則互起攘奪喜則陰相黨結非有
重兵莫資彈壓而主帥數更則又無以收其威信素
孚之效毋亦慎擇才德兼優忠貞親信之將使列鎮
其方則自能篤誠爲國僭亂罔萌而於番土諸族
則衆建其長以分其勢因俗撫綏以攜其黨又時約
束裁抑之令不得罔利自封怙權競勝吞併隣番漸
成尾大不掉之勢則蜀雖千百年無患可也爾多士
生長茲土其爲父母之邦保其久安者諒卽往事而
籌之已熟矣其悉著於篇無隱

說

詰党子復仇說

党子懷莘倜儻人也幼英敏壬午舉于鄉李自成破關中以賊一旅脇使守豫之南陽迫同其妻往自成敗南陽賊奔党乘間得脫妻陷亂賊中能以氣烈全其身且還聚偕歸郟陽先是党有腴田百畝邑宦某謀奪之及半弗厭雖党之父若兄皆白衣然宦以党在終不能逞比亂宦以党爲必死遂魚肉其父兄至訟于官各被笞責盡獻其田乃止党歸近城七十里

遇里人悉聞其狀妻行偶後乃止于道候妻至止令
下坐告而謀之曰今我父兄受辱至斯我何以爲人
與此惡同天地耶我勢力弗敵以他道爭之必不雪
天不令我死南陽其待諸此乎我今將伺得殺之以
身償而甘心焉妻應曰計亦惟有此耳遂行入門拜
慰罷卽告以志父若兄咸泣曰我嚮謂不復得見汝
今幸得見柰何復自投隕我苟得父子兄弟相完聚
辱能忘也党堅不敢受命先詣告邑令出因大召賓
客作別示必死兼使人告其仇曰我計決如是汝幸

勿遭我仇憚之浼人爲解返地請罪卒不可一日遇
諸塗遂奮擊某宦腦裂自詣獄求抵顧某宦竟不死
迨平復月餘突病而亾嗚呼病死正命也之人而正
命宜乎哉然天不欲孝子償惡人亦不肯姑延其算
也傷復而病病卽死故可識已子遇党子于濟南爲
予述前事予憮然曰子殆失之矣不償天也天不可
度子之擊某宦以死爲期殆弗思甚矣復仇之義周
禮有之爲殺其親者也今某辱而親而以辱報之足
矣殺之已甚又使而親旣辱于人而復因人喪其子

名曰山房文集
辱不可追又重之戚也其可乎党子曰吾過矣且吾
本申姓繼于党是時兩父皆在苟爲一父不必死之
仇而貽戚兩父吾罪滋大焉幸天憫全我而究莫之
悟今子其詔之矣党子名丕祿邵陽人妻王氏亦俠
女云

致虛客舍說

李子傷於勞心憂鬱胸痞時作醫藥罔効乃避地數
遷而至武陵構室於友人王子公署後屏謝人事息
慮養痾自題其所居曰致虛客舍客問厥義答曰虛
者冲然廓然之謂如空非空無正偏中外莫能拘也
無形色聲味莫能壞也虛其心諸美且不有病何從
生此之爲體本自廣大無所庸致止緣人情識紛紜
填闕充塞自生障礙築墻當面俛首矮簷所見不廣
動觸困遮因而躁競憂愁衆妄蠱起凡所倚著都成

谷口山房文集 卷之六 雜著 二十六
凝滯疾自中來非由外作是皆實之爲害虛未嘗有
損也苟能日損諸有用還吾虛實去分寸則虛還分
寸實去尋丈卽虛還尋丈譬若掘井疏泉舉一切土
石沙礫剗削委棄之漸見源頭活水澹發淵淳空明
廣濶卽緣所難絕偶一應之亦將形來影現綆入瓶
盈因物而付稱欲而給時過事已體仍湛然晝映寒
空夜涵皎月動而能出存而不有庶幾曲能有誠馴
致於道道力旣深神王形全病魔消退卽以之應世
又何憂愁拂鬱之足爲滯累卽客日子之言其近道
矣乎曰予知之未能行之亦猶身居隘衢暗室之中
徒望郊垆廣廓太虛光明實未閱歷難爲依據也吾
今將由隙明跬步擴而進之莽蒼曠邈之宇或有幾
焉亦非所敢期也聊用黽勉而已

告日者某

問卜者欲聞其吉凶而趨避之體易之道也卜者告人以吉凶而各如其分使吉者益勉於爲善以迓福凶者改不善以遷善以免悔作易者之志也雖時人弗喜難獲近利迨時過事驗名乃日起而不敗名起則利歸不敗則終成厚藏今卜者未有不溢美匿咎以求近利者也惟溢美匿咎故其言無皆驗且生人無分之想而懈其自修之志求利則心有所偏推測不精久且敗名而利亦去之子之術誠精矣若更能

名曰山房文集 卷之六
無溢美無匿咎學嚴君平之與臣言忠與子言孝以
作易者之志兼人以體易之行庶其進於道乎卦

議

私謚志學孺子駁議

吳江計孝廉長子賢而殤儒者咸哀之私謚曰志學
孺子稱其行實李子曰大哉志學之爲義乎孔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其謂顏淵曰其心三月不違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皆此物此志也夫學自灑掃
應對以至窮理盡性道積厥躬教垂來世參天地育
萬物一日而習之終身由之而莫能盡故有志者務
正其趨篤其行純其心致其力不見異而遷不因物

而間乃庶幾也以今所稱孺子之行孝友純篤晰義
學道年未弱冠毅然以正學自命此聖人之徒曠世
罕一覩者孺子能若是乎孺子而若是可謂志學也
已嗚呼道之不行也久矣孺子志學而奪其年非僅
孺子之不幸哀而謚之諸君子獨爲孺子哉雖然易
名古也孺子而易名非古也禮之僭失吾徒救之哀
之深欲有以異之表其行勿殤字而不名可也謚焉
踰禮且非孺子志矣

